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次山集卷一至五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高士彦

集部二

次山集　　　別集類一　唐

提要

臣等謹案次山集十二卷唐元結撰結字次山天寶十三年進士官至邕管經畧使結所著有元子十卷李商隱為作序文編十卷李紓為作序又猗玗子一卷並見唐志今皆不傳所傳者惟此本而書名卷數皆不合葢後

人捃拾散佚而編之非其舊本觀洪邁讖所
記二十國事如方國圓國言國相乳國無手
國無足國惡國忍國無鼻國觸國之類見于
容齋隨筆者此本皆無之則其佚篇多矣結
性不諧俗亦往往跡涉詭激初居商餘山稱
元子及逃難猗玗洞稱猗玗子又或稱浪士
或稱聱叟或稱漫叟為官後稱漫郎頗類于
古之狂者然制行高潔有閔時憂世之心文

章亦戛戛自異力變排偶綺靡之習杜甫嘗
和其舂陵行稱其可為天地萬物吐氣晁公
武謂其文如古鐘磬不諧俗耳高似孫謂其
文章奇古不蹈襲葢唐文在韓愈以前毅然
自為者自結始亦可謂耿介拔俗之姿矣皇
甫湜嘗題其浯溪中興頌曰次山有文章可
惋只在碎然長於指叙約潔有餘態心語適
相應出句多分外於諸作者間𢬵戟成一隊

其品題亦頗近實也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

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次山集卷一

唐 元結 撰

補樂歌十首有序

自伏羲氏至于殷室凡十代樂歌有其名亡其辭考之傳記而義或存焉嗚呼樂聲自太古始百世之後盡無一作亡古音嗚呼樂歌自太古始百世之後遂無一作亡古辭今國家追復純古列祠往帝歲時薦享則必作樂而

無雲門咸池韶夏之聲故採其名義以補之誠不足全化金石反正宮羽而或存之猶乙乙冥冥有純古之聲豈幾乎司樂君子道和焉爾凡十篇十有九章各引其義以序之命曰補樂歌

網罟伏羲氏之樂歌也其義葢稱伏羲能易人取禽獸之勞

吾人苦兮水深深網罟設兮水不深

吾人苦兮山幽幽網罟設兮山不幽

右網罟二章章四句

豐年神農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神農教人種植之功

猗太帝兮其智如神分草實兮濟我生人

猗太帝兮其功如天均四時兮成我豐年

右豐年二章章四句

雲門軒轅氏之樂歌也其義蓋言雲之出潤益萬物如帝之德無所不施

玄雲溶溶兮垂雨濛濛類我聖澤兮涵濡不窮

玄雲漠漠兮含映愈光類我聖德兮溥被無方

右雲門二章章四句

九淵少昊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少昊之德淵然深遠

聖德至深兮蘊蘊一作奫奫如淵生類娭娭許其反兮孰知其然

右九淵一章章四句

五莖顓頊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顓頊得五德之根

莖

植植萬物兮滔滔根莖五德涵柔兮渢渢（舊音容別本房戎切）而

生其生如何兮䌷䌷（以周反）天下皆自我君兮化成

右五莖一章章七句

六英高辛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帝嚳能總六合之

英華

我有金石兮擊考崇崇（一作摯拊淙淙）與汝歌舞兮上帝之風

由六合兮英華渢渢

我有絲竹兮韻和泠泠與汝歌舞兮上帝之聲由六合兮根底羸羸

右六英二章章六句

咸池陶唐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堯德至大無不備全

元化油油兮孰知其然至德汩汩兮順之以先

元化浘浘音尾兮孰知其然至道泱泱兮由之以全

右咸池二章章四句

大韶有虞氏之樂歌也其義盖稱舜能紹先聖之德

森森羣象兮日見生成欲開朕初兮玄封寘寘

洋洋至化兮日見深柔欲閙涵獲兮大淵油油

右大韶二章章四句

大夏有夏氏之樂歌也其義盖稱禹治水其功能大

中國

茫茫下土兮乃生九州山有長岑兮川有深流

茫茫下土兮乃均四方國有安人兮野有封疆
茫茫下土兮乃歌萬年上有茂功兮下戴仁天

右大夏三章章四句

大濩有殷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湯救天下濩然得所

萬姓苦兮怨且哭不有聖人兮誰濩育
聖人生兮天下和萬姓熙熙兮舞且歌

右大濩二章章四句

二風詩 有序

天寶丁亥中元子以文辭待制闕下著皇謨三篇二風詩十篇將欲求干司匭氏以裨天監㑹有司奏待制者悉去之于是歸于州里後三歲以多病習靜于商餘山病間遂題括存之此亦古之賤士不忘盡臣之分耳其義有論訂之

治風詩五篇

古有仁帝能全仁明以封天下故為至仁之詩二章

猗皇至聖兮至惠至仁德施藴藴紆文反藴藴如何不全不缺莫知所䏐

猗皇至聖兮至儉至明化流瀛瀛瀛瀛如何不號許杲反不䩦字與音皆未詳莫知其極

右至仁四韻十二句

古有慈帝能保靜順以涵萬物故為至慈之詩二章

至化之深兮猗猗娭娭如煦如吹如負如持而不知其慈故莫周莫止靜和而止

至化之極兮瀛瀛溶溶如涵如封如隨如從而不知其功故莫由莫已順時而理

右至慈四韻十四句

古有勞王能執勞儉以大功業故為至勞之詩三章

至哉勤績不盈不延誰能頌之我請頌焉於戲勞王勤亦何極濟爾九土山川溝洫

至哉儉德不豐不敷誰能頌之我請頌夫於戲勞王儉亦何深戒爾萬代奢侈荒淫

至哉茂功不升不圯誰能頌之我請頌矣於戲勞王功亦何大去爾兆庶洪湮災害

右至勞六韻二十四句

古有正王能正慎恭和以安上下故為至正之詩一章為君之道何以為明功不濫賞罪不濫刑讜言則聽諂言不聽王至是然可為明焉

右至正四韻八句

古有理王能守清一以致無刑故為至理之詩一章

理何為兮系修文德加之清一莫不順則意彼刑法設以化人致使無之而化益純所謂代刑以道去殺嗚呼嗚呼人不斯察

右至理三韻十二句

亂風詩五篇

古有荒王忘戒慎道以逸豫失國故為至荒之詩一章

國有世謨仁信勤儉王實惛荒終亡此乎焉有力忞諂惑而不亡其國嗚呼亡王忍為此心敢正亡王永為世

蔵

右至荒三韻十句

古有亂王肆極凶虐亂亡乃已故為至亂之詩二章

嘻乎王家曾有凶王中世失國豈非驕荒復復之難令則可忘

嘻乎亂王王心何思暴淫虐慼無思不為生人冤怨言何極之

右至亂二韻十二句

古有虐王昏毒狂忍無惡不及故為至虐之詩二章

夫為君上兮慈順明恕可以化人忍行昏恣獨樂其身

一徇所欲萬方悲哀於斯而喜當云乎哉

夫為君上兮兢慎儉約可以保身忍行荒惑虐暴於人

前世失國如王者多於斯不寤當如之何

右至虐四韻十八句

古有惑王用姦臣以虐外寵妖女以亂内内外用亂

至於崩亡故為至惑之詩二章

賢聖為上兮必儉約戒身鑒察化人所以保福也如何不思荒恣是為上下隔塞人神怨嬰平放反敖惡無厭不畏顛墜

聖賢為上兮用必賢正黜姦佞之臣所以長久也如何反是以為亂矣寵邪信惑近佞好諛廢嫡立庶忍為禍謨

右至惑六韻二十句

古有傷王以崩盪之餘無惡不為也亂亡之由固在

累積故為至傷之詩一章

夫何傷乎傷王乎欲何為乎將蠹枯矣無人救乎蠹枯及矣不可救乎嗟傷王自為人君變為人奴為人君者忘戒此乎

右至傷二韻十二句

二風詩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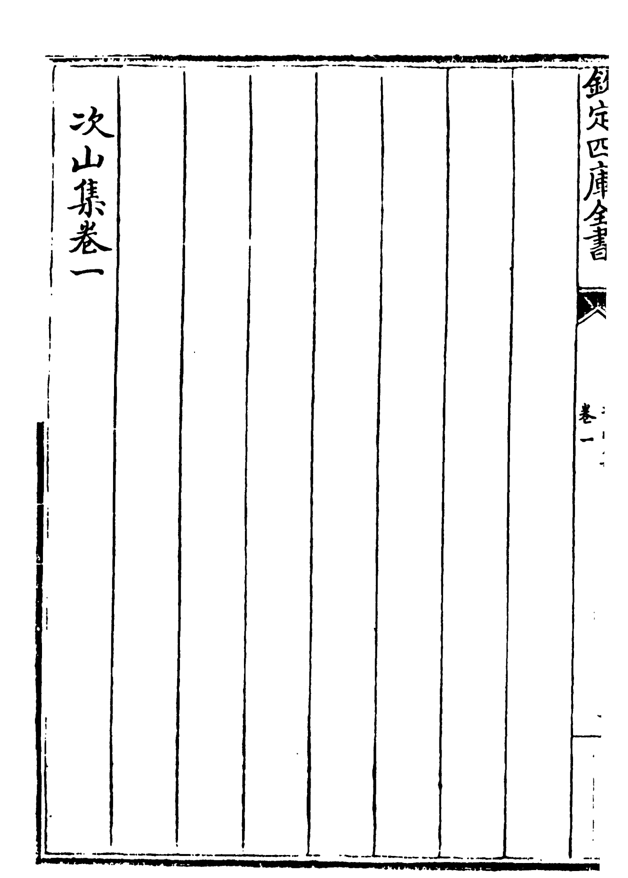
客有問元子曰子著二風詩何也曰吾欲極帝王理亂之道系古人規諷之流曰如何也夫至理之道先之以

仁明故頌帝堯為仁帝安之以慈順故頌帝舜為慈帝成之以勞儉故頌夏禹為勞王修之以敬慎故頌殷宗為正王守之以清一故頌周成為理王此理風也夫至亂之道先之以逸惑故閔太康為荒王壞之以苛縱故閔夏桀為亂王覆之以淫暴故閔殷紂為虐王危之以用亂故閔周幽為惑王亡之之累於積故閔周赧為傷王此亂風也訂曰子頌善上不及羲軒湯武閔惡又不及始皇哀靈焉可稱極帝王理亂之道對曰於戲吾敢言

極極其中道者也吾且不曰著斯詩也將系規諷乎如

羲軒之道也久矣誰能師尊如湯武之德吾則不敢頌

為規法過於是也吾子審之



次山集卷一

次山集卷二

唐 元結 撰

元謨

古者純公以惛愚聞或曰公知聖人之道天子聞之咨而問焉公謝曰臣生自山野順時而老心如草木身若鳥獸主君所問臣安能知請說所聞惟主君聽之臣曾記有說風化頹獘或以之興或以之亡者不知何代君

臣其臣曰上古之君用真而恥聖故大道清粹滋於至德至德蘊淪而人自純其次用聖而恥明故乘道施教修教設化教化和順而人從信其次用明而恥殺故沿化興法因教置令法令簡要而人順教此頹弊以昌之道也迨乎衰世之君先嚴而後殺乃引法樹刑援令立罰刑罰積重其下畏恐繼者先殺而後淫乃深刑長暴酷罰恣虐暴虐日肆其下須畏繼者先淫而後亂乃乘暴至亡因虐及滅亡滅兆鍾其下憤凶此頹弊以亡之

道也其君歎曰嗚呼真聖之風歿無象耶明順之道誰為嗣耶嚴正之源開巳竭耶殺淫之流日深大耶吾其頌昌人之道為戒心之寶

演謨

天子閒之惕然不娭(奴歷反)冥然深思乃曰昌人之道豈無故歟公其演之其故何如公曰嗚呼頹弊以昌之道其由上古強毀純朴強生道德使興云云使亡惛惛始開禮樂始鼓仁義乃有善惡乃生真偽然後勤儉之風

發而逾扇嚴急之教起而逾變須智謀以引喻須信讓以敦護是故必垂清淨必保公正所謂聖賢相逢瀛瀛溶溶不放不封乃見禁而無殺順而無訛猗俟以脂反優游尚致平和嗚呼頹弊以亡之故其由中古轉生澆肚轉起邪詐變其娭娭驅令嗤嗤則閒溺惑則見凶侈遂長淫靡然後忿爭之源流而日廣憯毒之根植而彌長用苛酷以威服用諂諛以順欲是故皆恣昏虐必生亂惡所謂庸愚相遭讙讙囂囂以悲以號乃見苦而彌怨

逆而彌悖撣掇上式連反下式元反怔㤐上黄練反下餘見反轉扇不歇天子感之欸於改反然難曰噫聖賢孫獨生不駢世蒼蒼四海生類誰濟公曰嗚呼不可遂已聖人須極道於常臣賢人須滋德於庸君使道德優優不豐不紛乃須殺而不淫罰而不重戒其虐惑制其昏縱

系謨

天子聞之惘然思而歎曰太皇之道於今已亡衰季之德吾不忍當將學殺而不淫罰而不重戒其虐惑制其

昏縱行之之道惟公教之公曰於明主君斯道未易猶明主君斯道良難敢為主君商較其端夫王者其道德在清純玄粹惠和溶油不可慁會盪爌胡廣反哀傷元休其風教在仁慈諭勸禮信道達不可沿以澆浮溺之淫末其衣服在槩於四時勿加敗弊不可積以繡綺奢侈過制其飲食在備於五味示無便躭不可煎熬珍怪尚惑所甘其器用在絶於文彩敦尚素朴不可駢鈿珠貝肆極侈削其宫室在省費財力以免隘陋不可殫窮土

木叢羅聯構其苑囿在合當制度使人無厭不可牆塹
肥饒極地封占其賦役在簡薄均當使各勝供不可橫
酷緐聚損人傷農其刑法在大小必當理察平審不可
煩苛暴急殺戮過甚其兵甲在防制戎夷鎮服暴變不
可怙恃威武窮黷爭戰其畋獵在順時教技不追以驅
不可騁於殺害肆極荒娛其聲樂在節諧八音聽聆金
石不可耽喜靡慢宴安淫溺其嬪嬙在備禮供侍以正
後宮不可寵貴妖艷惛好無窮其任用在技掄材能察

視邪正不可授付非人甘順姦佞其郊祀在敦本廣敬展誠重禮不可淫慢禱祈僻有所係其思慮在慎於安危誡其溢滿不可沈溺近習肆任談誕如此順之為明聖逆之為凶虐可以觀乎興廢可以見乎善惡純公言已天子謝曰公之所述真王者之謨必當篆刻置之座隅

說楚何荒王賦上

梁寵王召君史問曰史之記事無有遺乎對曰有之臣

楚人也請説楚人之遺事昔聞臣何荒王使釣翁相水相置浮宫之所相用罛(音孤)釣之處翁曰臣相水多矣不能悉説請説湘江之流有礲(盧紅)有瀧其至險也寳迴山如闞敍(去其反)壁若合陽崖陰壑景氣常雜崩流激聲空響相答則有峮𡹝(上去倫下綺兢)峻束噴濆觸沃衝回縈漩(上方萬下辭選)圯崖開谷故衆聲相喧積氣相昏䪥(於女於中二切)閒深沉出入千里常如凝陰是以魚經其中皆鬣禿鱗脫眪(休俱反舉眼也)䀢嚅煦忽爲淵流瀛瀛油油蘊淳無聲島嶼若

浮則有厭波濤湍險之苦者必於其間養鱗讓鬛休游施舒如此之處皆曰魚都君王審之無易此乎荒王眺歎曰釣翁早父其思隘歟乃欲置吾於湘水一曲釣羅病魚吾自相水洞庭可矣於是命造罛釣於是命造浮宮令罛釣所至淵無藏龍令浮宮所狀與仙府比同宮有天航(五忽反)龍殿當居史端寶灵(郎丁)巫鬼祝女司宮侍何荒王而公族國卿莫得至焉宮有艎臺揭枝類擬天都薰珍鈿筌纓佩垂紆金珠玉爐蕭潔清泠苾馥芬敷

臣何荒王於此臺上與姓女嫮(胡故反)姝雙歌閑徐娭然自娛宮有艂(數容反)堂艂(巨禁反)房舸(古侯反)館艨(莫紅反)廊載戲兒奴官諧奴內臣宮老優倡及䚘器不名䑨(徒弄反舟纜所繫)維宮傍宮有聯艫負土以為艫(力丁反)圊圄多夭草媚木淫禽醜獸宮有海艒(徒紅反)之䑰仡倔(上許訖下衢物)鮮懸左曰瑞風右曰祥煙宮有四門青氣白雲丹景玄寒然後始為鷁城匝宮屯備交戰禁御䑱(所今反)羅攢峙其餘鮫鯨之艆(魯堂反)飛龍之舫皃艋鶴艄(所甲反)羅宮上下者千里

相望浮宫可御而罛釣既成臣何荒王乃浮浮宫于都龍之漩泠出洞庭之南渶音英將觀蠻師夷父與漁者試罛釣於沅湘會淈兄匪反臣何荒王始見積魚之山而喜色未起又見罘猶畜委釣未施已瀠洄淵洑周裹千里罛中之魚皆髑蜮鰕駭投跳委壘可以薦車臣何荒王輂於其上而心始喜是日置魚監拜網尉釣尹司綸各有等次又有類龍學鰉肘釣脞傍禮反釖鵬騰鶡躍潛深錯捸下蘇合反人叢在水中貌得怪魚狀龍者皆差授官爵寵王聞

之喜曰吾國無有長流激湍平湘大淵而不知有此樂也始知城池宮館為拘我之邸山澤鷹犬為勞我之方當誦記所聞歸學而主君史証（之盛反）曰不然須臣言已或可聽焉臣聞浮宮之成也臣何荒王令羣臣有後為浮司不為浮茅者族百姓能率為浮家共為浮鄉者復（方六）男子能湍游上下者為王賓女子能淵居移日者為王嬪未及一年遂變楚俗川原有楚室之鄉江湖有舩舟之曲家見湍上之悲戶閒臨淵之哭時野有歎曰嗚

呼有國者非喜愛亡國有家者非喜愛亡家當取其亡也如喜愛者耶今君上喜愛浮宮罛釣令臣下喜愛浮司浮鄉吾恐君臣各迷而家國共亡此實楚正士歎臣何荒王臣願君王驚懼為心指此為箴

說楚何惑王賦中

寵王矚音宇驚貌以音訓考之當作矚然復問君史曰更有記乎曰有之甚妖怪也何故不說寵王曰當必為吾說之對曰臣聞天鄙有山山有玉鼓實有天䰱力丁反扣之歌舞聲媚

金石韻便宮羽寵王曰生休矣吾將購之君史証曰不可臣所不欲說者懼君王好之君誠不忘鄉臣請備說其可好乎昔臣何惑王用闍嬖之謀肆極荒淫更經年歲鑿險填深轉餽通千里萬金五譯臣妾借喻其心然後云獲非婁女撫鼓而天䰕不舞非婁女引和而天䰕不歌天䰕舞一容化一分眪一祥襜一宛袂臣何惑王見之舒舒曳曳若多醇酎而不知所制天䰕歌一化顏一主顧一更聲一換氣臣何惑王聽之媄媄懿懿若巳

酎昏而不知所至天䰠歌舞臣何惑王氣如陽春始霽時雨天䰠不歌舞臣何惑王心若已喪而頹壞不主嗚呼天䰠惑人至此嗚呼天䰠媚人至斯加有䰠䰱婢真反甡所申反甡輔之使臣何惑王之心無所不欲使臣何惑王之意無所不為獨言選女於餘可知其選女也豈止嫈嬴上烏營下以成嬓嫮及嫑末笄將齬語居反將齳魚分反將嬩與魚反將鬓烏稽反可喜美者毋媄負抱姑姊引提詣於王宮字籍王閨然後割楚國廟右為天䰠作宮分楚國社

陽為魏顧作館悉楚國之好奉之已窮於所奉之心其猶未滿楚國之人已悲咨冤怨日苦其毒其臣何慼王尚㷂恢敷娛日思未足野有直士觸而証曰大王溺於天魏惑於魏顧不顧宗廟遂亡人民如何下命其令且云舞者能變一度歌者能變一聲應魏樂之節數充寡人之性情且能富其親族又能貴其父兄至於母姨姑姊皆能與之封邑以為世榮令行逾月楚俗皆化女忘蠶織男忘耕稼里閈學歌之館鄉築教舞之榭遂使黃

鍾大吕生溺惑之聲孫竹空桑起怨離之調變風俗於一歡忘正始於一笑大王未覺遂不節損此所謂鑒顛覆之源造亂亡之本今之所好則妖惡之物所為又怪醜之事羲軒之耳必不肯聽堯禹之心必不肯喜臣何惑王悟之於是使嬖臣挾玉鼓與䰠樂使閽尹抱夭婁䰠竀鎖以金索繫於石人沉之深淵飛櫬而旋

說楚何惛王賦下

寵王曰殆哉楚國幾為浮宮䰠樂所亡君史曰幾亡楚

國有甚於是昔臣何惛王極暴極虐使臣下得肆姦肆佞肆兇肆惡臣何惛王不知如此亡可待矣而乃歎曰嗚呼堯實阜帝禹實隸王殷周君長并夫可方焉有慘然勞苦而為人主焉有隘然九州而列封諸侯吾必合外荒夷狄海内人民悉奉我為欲世世臣臣此臣何惛王所云又謀變先王之典禮更萬物之名號列宫官於海外窮天地而復思稽極變化徵驗怪異盡難得之物充無窮之意荒娛厭怠思計所為度國土之不大料財

力之不支乃令人曰吾欲勞汝人民休汝人民汝人民豈知今悉汝丁壯婦人繼之童翁分力負戴而隨我已老謀我已名師人民聽我當無二思所舉既甚所資不足乃署官而賈鉗孤而鬻始令國中絶人謗讟贊謀者俟敢諫者族其令朝行其俗暮改有以逃罪正言不發萬口如封謟媚相與千顔一容野有忠臣負符矯謁偽為齊客紿而証曰臣入君王之封域見君王之風化踋蹢路隅不覺泣下或聞哀號或聞悲呼訊於閭里必繇

寡惸孤或見凶侈或見驕奢訕於左右必公侯之家客説未已臣何惛王曰然乎謂何對曰意君王不知忠正不植姦佞駢生能焇𣘽上相焦下音枯仁惠冐蓋聰明令巧媚得口為矛戟令姦凶得心為甲兵此皆明跡甚於鬼神發機有若雷霆實畏君王已芻於牢圈實恐君王已暴夫乾枯君王如何不是念乎臣恐楚國化為荒野臣恐君臣不如犬馬臣何惛王於是䀢容而慚撫身而哀仰為客曰君幸憐之得無戒哉君王為臣化心心化身身

化人嗚呼遮化之道在制於内外外之入也有視聽言聞内之出也有性情嗜慾出入相應必有禍福臣何惛王聞之讌居化心諷誦斯言終身為箴遂罷巳成之事寢未成之謀廢所賈之官復所鬻之孫敢諫者侯贊謀者誅君史言巳王客捧酒為寵王壽起而贊曰君史說楚似欲戒梁敢願君王示鑒不忘

次山集卷二

次山集卷三

唐 元結 撰

閔荒詩一首

天寶丙戌中元子浮隋河至淮陰間其年水壞河防得隋人冤歌五篇考其歌義似冤怨時主故廣其意採其歌為閔荒詩一篇其餘載于異錄

煬皇嗣君位隋德滋昏幽日作及身禍以為長世謀居

常恥前王不思天子遊意欲出明堂便登浮海舟令行
山川改功輿玄造侔河淮可支合峯峗生回溝封隕下
澤中作山防逸流船艫狀龍鷁若負宮闕浮荒娱未央
極始到滄海頭忽見海門山思作望海樓不知新都城
已為征戰丘當時有遺歌歌曲太宛愁四海非天獄何
為非天囚天囚正凶忍為我萬姓讎人將引天釤人將
持天鍜上所監下所求所欲充其心相與絶悲憂自得隋人歌
每為隋君羞欲歌當陽春似覺天下秋更歌曲未終如

有怨氣浮奈何啟王心不覺此怨尤遂令一夫唱四海
忻提矛吾聞古賢君其道常靜柔慈惠恐不足端和忘
所求嗟嗟有隋氏惛惛誰與儔

系樂府十二首并序

天寶辛未中元子將前世甞可稱歎者為詩十二篇
為引其義以名之總命曰系樂府古人歌詠不盡其
情聲者化金石以盡之其歡怨甚耶戲音呼盡歡怨之
聲者可以上感於上下化於下故元子系之

思太古

東南三千里沅湘為太湖湖上山谷深有人多似愚嬰孩寄樹顛就水捕鷗於反鱸都所歡同鳥獸身意復何拘吾行遍九州此風皆已無吁嗟聖賢教不覺久踟躕

隴上歎

援車登隴坂窮高遂停駕延望戎狄鄉巡迴復悲咤滋移有情教草木猶可化聖賢禮讓風何不遍西夏父子忍猜害君臣敢欺詐所適今若斯悠悠欲安舍

頌東夷

嘗聞古天子朝會張新樂金石無全聲宮商亂清濁來驚且悲歎節變何煩數始知中國人耽此亡純朴爾爲外方客何爲獨能覺其音若或在蹈海吾將學

賤士吟

南風發天和和氣天下流能使萬物榮不能變羇愁爲愁亦何爾自請說此由諂競實多路苟邪皆共求嘗聞古君子指以爲深羞正方終莫可江海有滄洲

欸乃曲 欸音襖乃音靄棹船之聲

誰能聽欸乃欸乃感人情不恨湘波深不怨湘水清所嗟豈敢道空羨江月明昔聞扣斷舟引鈎歌此聲始歌悲風起歌竟愁雲生遺曲今何在逸為漁父行

貧婦詞

誰知苦貧夫家有愁怨妻請君聽其詞能不為酸嘶所憐抱中兒不如山下麑空念庭前地化為人吏蹊出門望山澤回顧心復迷何時見府主長跪向之啼

去鄉悲

踟蹰古塞關悲歌為誰長日行見孤老羸弱相提將聞其呼怨聲聞聲問其方乃言無患苦豈棄父母鄉非不見其心仁惠誠所望念之何可說獨立為悽傷

壽翁興

借問多壽翁何方自修育惟云順所然忘情學草木始知世上術勞苦化金玉不見充所求空聞恣眈欲清和存王母潛濩胡故反無亂黷誰正好長生此言堪佩服

農臣怨

農臣何所怨乃欲干人主不識天地心徒然怨風雨將論草木患欲說昆蟲苦廵迴宫闕傍其意無由吐一朝哭都市淚盡歸田畝謡頌若採之此言當可取

謝大龜

客來自江漢云得雙大龜且言龜甚靈問我君何疑自昔保方正顧嘗無安私順和固鄙分全守真常規行之恐不及此外將何為患恩如可謝占問敢終辭

古遺歎

古昔有遺歎所歎何所為有國遺賢臣萬世為兇悲所遺非遺望所遺非可遺所遺非遺用所遺在遺之嗟嗟山海客全獨竟何辭心非膏濡類安得無不遺

下客謡

下客無黄金豈思主人憐客言勝黄金主人然不然珠玉成彩翠綺羅如嬋娟終恐見斯好有時去君前豈知保忠信長使令德全風聲與時茂歌頌萬千年

石宮四詠

石宮春雲白白雲宜蒼苔拂雲踐石徑俗士誰能來

石宮夏水寒寒水宜高林遠風吹蘿蔓野客熙清陰

石宮秋氣清清氣宜山谷落葉逐霜風幽人愛松竹

石宮冬日暖暖日宜溫泉晨光靜水霧逸者猶安眠

與党評事 有序

大理評事党曄好閑自退元子愛之作詩贈焉

自顧無功勞一歲官再遷跼身班次中常竊愧恥焉加

以久荒浪惛愚性頗全未知在冠冕不合無拘牽勤強

所不及於人或未然豈忘惠君子恕之識見偏且欲因

我心順為理化先彼云萬物情有顧隨所便愛君得自

遂令我空淵禪

與党侍御有序

庚子中元子次山為監察御史党茂宗罷大理評事

次山愛其高尚曾作詩一篇與之及次山未辭殿中

茂宗已受監察採茂宗嘗相誚戲之意又作詩與之

衆坐吾獨歎或問歎為誰高人党茂宗復來官憲司昔吾順元和與世行自遺茂宗正作吏日有趨走疲及吾汙冠冕茂宗方矯時誚吾順讓者乃是干進資今將問茂宗茂宗欲何辭若云吾無心此來復何為若云吾有羞於此還見嗤誰言萬類心閑之不可窺吾欲喻茂宗茂宗宜聽之長轅有脩轍馭者令爾馳山谷安可怨筋力當自悲嗟嗟党茂宗可為識者規

寄源休有序

辛丑中元結與族弟源休皆為尚書郎在荆南府幕休以曾任湖南久理長沙結以曾遊江州將兵鎮九江自春及秋不得相見故抒神與反所懐以寄之

天下未偃兵儒生預戎事功勞安可問且有忝官累昔常以荒浪不敢學為吏况當在兵家言之豈容易忽然向三歲境外為偏帥時多尚矯詐進退多欺貳縱有一直方則上似姦智誰為明信者能辨此勞畏

與瀼溪鄰里 有序

乾元元年元子將家自全于瀼溪上元二年領荆南之兵鎮于九江方在軍旅與瀼溪鄰里不得如往時相見遊又知瀼溪之人日轉窮困故作詩與之

昔年苦逆亂舉族來南奔日行幾十里愛君此山村峰谷呀回映誰家無泉源脩竹多夾路扁舟皆到門瀼溪中曲濵其陽有閒園鄰里昔贈我許之及子孫我嘗有匱乏鄰里能相分我嘗有不安鄰里能相存斯人轉貧弱力役非無寃終以瀼濵訟無令天下論

喻瀼溪鄉舊遊

往年在瀼濱瀼人皆忘情今來遊瀼鄉瀼人見我驚我心與瀼人豈有辱與榮瀼人異其心應為我冠纓昔賢惡如此所以辭公卿貧窮老鄉里自休還力耕況曾經逆亂日厭聞戰爭尤愛一溪水而能存讓名終當來其濱飲啄全此生

忝官引

天下昔無事僻居養愚鈍山野性所安熙然自全順忽

逢暴兵起閭巷見軍陣將家瀛海濱自棄同芻糞往在乾元初聖人啓休運公車詣魏闕天子垂清問敢誦王者箴亦獻當時論朝廷愛方直明主嘉忠信屢授不次官曾與專征印兵家未曾學榮利非所徇偶得兇醜降功勞愧分寸爾來將四歲慙恥言可盡請取冤者辭為吾忝官引冤辭何者苦萬邑餘灰燼冤辭何者悲生人盡鋒刃冤辭何者甚力役遇勞困冤辭何者深孤弱亦哀恨無謀救冤者祿位安可近而可愛軒裳其心又干

進此言非作戒此言敢貽訓實欲辭無能歸耕守吾分

樊上漫作

漫家郎亭下復在樊水邊去郭五六里扁舟到門前山竹遶茅舍庭中有寒泉西邊雙石峯引望堪忘年四鄰皆漁父近渚多閒田且欲學耕釣於斯求老焉

酬裴雲客

自厭久荒浪於時無所任耕釣以為事來家樊水陰甚醉或漫歌甚閒亦漫吟不知愚僻意稱得雲客心雲客

方持斧與人正相臨符印隨坐起守位常森森縱能有相招豈暇來山林

酬孟武昌苦雪

積雪閉山路有人到庭前云是孟武昌令獻苦雪篇長吟未及終不覺為悽然古之賢達者與世竟何異不能救時患諷諭以全意知公惜春物豈非愛時和知公苦陰雪傷彼災患多姦兇正驅馳不合問君子林鴜與野獸無乃怨於此兵興向九歲稼穡誰能憂何時不發卒

何日不殺牛耕者日已少耕牛日已希皇天復何忍更
又恐斃之自經危亂來觸物堪傷歎見君問我意只益
胸中亂山禽飢不飛山木凍皆折懸泉化為冰寒水近
不熱出門望天地天地皆昏昏時見雙峰下雪中生白
雲

漫問相里黄州

東鄰有漁父西鄰有山僧各問其情性變之俱不能公
為二千石我為山海客志業豈不同今已殊名跡相里

不相類相友且相與何况天下人而欲同其意人意茍不同分寸不相容漫問軒裳容何如耕釣翁

喻舊部曲

漫遊樊水陰忽見舊部曲尚言軍中好猶望有所屬故令爭者心至死終不足與之一杯酒喻使燒戎服兵興向十年所見堪歎哭相逢是遺人當合識榮辱勸汝學全生隨我畬退谷

雪中懷孟武昌

冬來三度雪農者歡歲稔我麥根已濡各得在倉廩天寒未能起孺子驚人寢云有山客來籃中見冬草（生木上）燒柴為溫酒煮鱖為作瀋（尸甚反羹汁）客亦愛杯樽思君共杯飲所嗟山路閒時節寒又甚不能苦相邀興盡還就枕

喻常吾直（時為攝官）

山澤多飢人閭里多壞屋戰爭且未息徵斂何時足不能救人患不合食天粟何況假一官而苟求其祿近年

更長史數月未為速來者罷而官豈得不為辱勸為辭府主從我遊退谷谷中有寒泉為爾洗塵服

招孟武昌 有序

漫叟作退谷銘指曰干進之客不得遊之作杯湖銘指曰為人厭者勿泛杯湖孟士源嘗黜官無情干進在武昌不為人厭可遊退谷可泛杯湖故作詩招之

風霜枯萬物退谷如春時窮冬涸江海杯湖澄清漪湖盡到谷口單船近堦墀湖中更何好坐見大江水欹石

為水涯半山在湖裏谷口更何好絶壑流寒泉松桂陰
茅舍白雲生坐邊武昌不干進武昌人不厭退谷正可
遊杯湖任來泛湖上有水鳥見人不飛鳴谷中有山獸
往往隨人行莫將車馬來令我鳥獸驚

登殊亭作

時節方大暑試來登殊亭憑軒未及息忽若秋氣生主
人既多閑有酒共我傾坐中不相異豈限醉與醒漫歌
無人聽浪語無人驚時復一回望心目出四溟誰能守

纓佩日與灾患幷請君誦此意令彼惑者聽

漫酬賈沔州 有序

賈德方與漫叟者懼漫叟不能甘窮獨懼叟又須為官故作詩相喻其指曰勸爾莫作官作官不益身因德方之意遂漫酬之

往年壯心在嘗欲濟時難奉詔舉州兵令得誅暴叛上將屢顛覆偏師嘗救亂未曾弛戈甲終日領簿案出入四五年憂勞忘昏旦無謀靜兇醜自覺愚且懦豈欲皂

櫪中爭食𪌭與贅𪌭糠中可食者下沒反斗馬食餘草節曰贅下諫反去年辭職事所懼貽憂患天子許安親官又得閒散自家樊水上性情尤荒慢雲山與水木似不憎吾漫以玆忘時世日益無畏憚漫醉人不嗔漫眠人不嗅漫遊無遠近漫樂無早晏漫中漫亦忘名利誰能算閒君勸我意為君一長歎人誰年八十我已過其半家中孤弱子長子未及冠且為兒童主種樂老溪澗

漫歌八曲有序

壬寅中漫叟得免職事漫家樊上修耕釣以自資作漫歌八曲與縣大夫孟士源欲士源唱而和之

故城東

漫惜故城東良田野草生說向縣大夫大夫勸我耕耕者我為先耕者相次焉誰愛故城東今為近郭田

西陽城

江北有大洲洲上堪力耕此中宜五穀不及西陽城城畔多野桑城中多古荒衣食可力求此外何所望

大回中

樊水欲東流大江又北來樊山當其南此中為大回回中魚好遊回中多釣舟漫欲作漁人終焉無所求

小回中

叢石横大江人言是釣臺水石相衝激此中為小回回中浪不惡復在武昌郭来客去客船皆向此中泊

將牛何處去二首

將牛何處去耕彼故城東相伴有田父相歡惟牧童

將牛何處去耕彼西陽城㕛閑修農具直者伴我耕㕛閑漫叟韋氏甥直者漫叟長子也

將船何處去二首

將船何處去釣彼大回中㕛靜能鼓橈正者隨弱翁㕛靜漫叟李氏甥正者漫叟次子也

將船何處去送客小回南有時逢惡客非酒徒即為惡客還家亦少酣

次山集卷三

次山集卷四

唐 元結 撰

春陵行 有序

癸卯歲漫叟授道州刺史道州舊四萬餘户經賊已來不滿四千大半不勝賦稅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貶削於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欲焉逃罪若不應命

又即獲罪戾必不免也吾將守官靜以安人待罪而已此州是春陵故地故作春陵行以達下情

軍國多所需切責在有司有司臨郡縣刑法競欲施供給豈不憂徵斂又可悲州小經亂亡遺人實困疲大鄉無十家大族命單羸朝餐是草根暮食是木皮出言氣欲絶意速行步遲追呼尚不忍況乃鞭扑之郵亭傳急符來往跡相追更無寛大恩但有迫促期欲令鬻兒女言發恐亂隨悲使索其家而又無生資聽彼道路言怨

傷誰復知去冬山賊來殺奪幾無遺所願見王官撫養
以惠慈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為安人天子命符節我
所持州縣忽亂亡得罪復是誰逋緩違詔令蒙責固所
宜前賢重守分惡以禍福移亦云貴守官不愛能適時
顧惟孱弱者正直當不虧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辭

賊退示官吏 有序

癸卯歲西原賊入道州焚燒殺掠幾盡而去明年賊
又攻永州破邵不犯此州邊鄙而退豈力能制敵歟

蓋蒙其傷憐而已諸使何為忍苦徵斂故作詩一篇以示官吏

昔歲逢太平山林二十年泉源在庭戶洞壑當門前井稅有常期日晏猶得眠忽然遭世變數歲親戎旃今來典斯郡山夷又紛然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是以陷鄰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令彼徵斂者迫之如火煎誰能絶人命以作時世賢思欲委符節引竿自刺船將家就魚麥歸老江海邊

遊右溪勸學者

小溪在城下形勝堪賞愛尤宜春水滿水石更殊怪長山勢回合井邑相縈帶石林繞舜祠西南正相對階庭無爭訟郊境罷守衛時時溪上來勸引辭學輩今誰不務武儒雅道將廢豈忘二三子旦夕相勉勵

遊潓泉示泉上學者

顧吾漫浪久不欲有所拘每到潓泉上情性可安舒草堂在山曲澄瀾涵階除松竹蔭幽徑清源湧坐隅築塘

列圃畦引流灌時蔬復在郊郭外正堪靜者居愜心則自適喜尚人或殊此中若可安不佩銅虎符

石魚湖上作 有序

漫泉南上有獨石在水中狀如遊魚魚凹處修之可以貯舉魚反酒水涯四匝多攲石相連石上堪人坐水能浮小舫載酒又能繞石魚洄流乃命湖曰石魚湖鐫銘於湖上顯示來者又作詩以歌之

吾愛石魚湖石魚在湖裏魚背有酒樽繞魚是湖水兒

童作小舫載酒勝一杯座中令酒舫空去復滿來湖岸多欹石石下流寒泉醉中一盥漱快意無比焉金玉吾不須軒冕吾不愛且欲坐湖畔石魚長相對

宴湖上亭作

廣亭蓋小湖湖亭實清曠軒窻幽水石怪異尤難狀石樽能寒酒寒水宜初漲岸曲坐容稀杯浮上摇漾遠風入簾幕淅瀝吹酒舫欲去未回時飄飄正堪望酣興思共醉促酒更相向舫去若驚鳬溶瀛滿湖浪朝來暮忘

返暮歸獨惆悵誰肯愛林泉從吾老湖上

引東泉作

東泉人未知在我左山東引之傍山來垂流落庭中宿霧含朝光掩映如殘虹有時散成雨飄灑隨清風衆源發淵竇殊恠皆不同此流又高懸瀟瀟孚表反在長空山林何處無玆地不可逢吾欲解纓佩便為泉上翁

登白雲亭

出門上南山喜逐松徑行窮高欲極逺始到白雲亭長

山繞井邑登望宜新晴洲渚曲湘水縈回隨郡城九疑千萬峯嵺嵺天外青煙雲無遠近皆傍林嶺生俯視松竹間石水何幽清涵映滿軒户娟娟如鏡明何人病惛濃積醉且未醒與我一登臨為君安性情

㴱陽亭作有序

初得㴱泉則為亭於泉上因開簷霤又得石渠泉渠相宜亭更加好以亭在泉北故命之曰㴱陽亭

問吾常讌息泉上何處好獨有㴱陽亭令人可終老前

軒臨漉泉憑几潄清流外物自相擾淵淵還復休有時出東户吏欲簷下坐非我意不行石渠能留我峯石若鱗次㪟垂復旋回為我引漉泉泠泠簷下來天寒宜泉温泉寒宜大暑誰到漉陽亭其心肯思去

夜讌石魚湖作

風霜雖慘然出遊熙天正平聲登臨日暮歸置酒湖上亭高燭照泉深光華溢軒楹如見海底日曈曈日始明徒紅反始欲生夜寒閉窗户石溜何清泠若在深洞中半崖聞水

聲醉人疑舫影呼指遞相驚何故有雙魚隨吾酒舫行
醉昏能誕語勸醉能忘情坐無拘忌人勿限醉與醒

招陶別駕家華陽作

海內厭兵革騷騷十二年華陽洞中人似不知亂馬誰
能家此地終老可自全草堂背巖洞幾峰軒戶前清渠
匝庭堂出門仍灘田半崖盤石徑高亭臨極顛引望見
何處逶迤隴北川杉松幾萬株蒼蒼滿前山巖高暖華
陽飛溜何潺潺洞深迷遠近但覺多洄淵晝遊興未盡

欽定四庫全書 卷 次山集 六

日暮不欲眠探燭飲洞中醉昏漱寒泉始知天下心耽愛各有偏陶家世高逸公忍不獨然無或畢婚嫁竟為俗務牽

題孟中丞茅閣

小山為郡城隨水能縈紆亭亭最高處今是西南隅杉大老猶在蒼蒼數十株垂陰滿城上枝葉何扶疎乃知四海中遺事誰謂無及覩茅閣成始覺形勝殊憑軒望熊湘雲樹連蒼梧天下正炎熱此然冰雪俱客有在中

坐頌歌復何如公欲舉遺材如此佳木歟公方庇蒼生

又如斯閣乎請達謡頌聲願公且踟蹰

劉侍御月夜讌會

我從蒼梧來將耕舊山田踟蹰為故人且復停歸船日

夕得相從轉覺和樂全愚愛涼風來明月正滿天河漢

望不見幾星猶粲然中夜興欲酣改坐臨清川未醉恐

天旦更歌促繁絃懽娛不可逢請君莫言旋

別孟校書

吾聞近南海乃是魑魅鄉忽見孟夫子歎然遊此方忽喜海風來海帆又欲長漂漂隨所去不念歸路長君有失母兒愛之似阿陽始解隨人行不欲離君傍相勸早旋歸此言慎勿忘

別何員外

誰能守清躅誰能嗣世儒吾見何君饒為人有是夫黜官二十年未曾暫崎嶇終不病貧賤寥寥無所拘忽然逢知己數月領官符猶是尚書郎收賦來江湖人皆悉

蒼生隨意極所須比盜無兵甲似偷又不如公能獨寬
大使之力自輸吾欲探時謡為公伏奏書但恐抵忌諱
未知肯聽無不然且相送醉歡於坐隅

窊樽詩

巉巉小山石數峰對窊亭窊石堪為樽狀類不可名巡
回數尺間如見小蓬瀛樽中酒初漲始有島嶼生豈無
日觀峰直下臨滄溟愛之不覺醉醉卧還自醒醒醉在
樽畔始為吾性情若以形勝論坐隅臨郡城平湖近堦

砌遠山復青青異木幾十株枝條冒簷楹盤根滿石上皆作龍蛇形酒堂貯釀器户牖皆罌缻此樽可常滿誰是陶淵明

登九疑第二峰

九疑第二峰其上有仙壇杉松映飛泉蒼蒼在雲端何人居此處云是魯女冠不知幾百歲餌坐餌金丹相傳羽化時雲鶴滿峯巒婦中有高人相望空長歎

宿洄溪翁宅

長松萬株遶茅舍怪石寒泉近簷下老翁八十猶能行將領兒孫行拾稼吾羨老翁居處幽吾愛老翁無所求時俗是非何足道得似老翁吾即休

石魚湖上醉歌 有序

漫叟以公田米釀酒因休暇則載酒於湖上時取一醉歡醉中據湖岸引臂向魚取酒使舫載之徧飲坐者意疑倚巴丘酌於君山之上諸子環洞庭而坐酒舫泛泛然觸波濤而往來者乃作歌以長之

石魚湖似洞庭夏水欲滿君山青山為樽水為沼酒徒歷歷坐洲島長風連日作大浪不能廢人運酒舫我持長瓢坐巴丘酌飲四坐以散愁

宿無為觀

九疑山深幾千里峰谷崎嶇人不到山中舊有仙姥家十里飛泉遶丹竈如今道士三四人茹芝鍊玉學輕身霓裳羽蓋傍臨壑飄飄似欲來雲鶴

無為洞口作

無為洞口春水滿無為洞傍春雲白愛此踟躕不能去令人悔作衣冠客洞傍山僧皆學禪無求無欲亦忘年欲問其心不能問我到此中得無悶

朝陽巖下歌

朝陽巖下湘水深朝陽洞口寒泉清零陵城郭夾湘岸巖洞幽奇當郡城荒蕪自古人不見零陵徒有先賢傳水石為娛安可羨長歌一曲留相勸

說洄溪招退者 在州南江華縣

長松亭亭滿四山山間乳竇流清泉洄溪正在此山裏乳水松膏常灌田松膏乳水田肥良稻苗如蒲米粒長糜色如珈玉液酒酒熟猶聞松節香溪邊老翁年幾許長男頭白孫嫁女問言只食松田米無藥無方向人語洄溪石下多泉源盛暑大寒冬大温屠蘇宜在水中石洄溪一曲自當門吾今欲作洄溪翁誰能住我舍西東勿憚山深與地僻羅浮尚有葛仙翁

宿丹崖翁宅

扁舟欲到瀧口湍春水湍瀧上水難投竿來泊丹崖下得與崖翁盡一歡丹崖之亭當石顛破竹半山引寒泉泉流掩映在木杪有若白烏飛林閒往往隨風作霧雨濕人巾屨滿庭前丹崖翁愛丹崖棄官幾年崖下家兒孫棹船抱酒甕醉裏長歌揮釣車吾將求退與翁遊學翁歌醉在魚舟宮吏隨人往未得却望丹崖慙復羞

欸乃曲五首 有序

大歷丁未中漫叟以軍事詣都使還州逢春水舟行

不進作欸乃五曲舟子唱之蓋欲取適於道路耳詞

曰

偶存名跡在人間順俗與時未安閒來謁大官兼問政

扁舟却入九疑山

湘江二月春水平滿月和風宜夜行唱橈欲過平陽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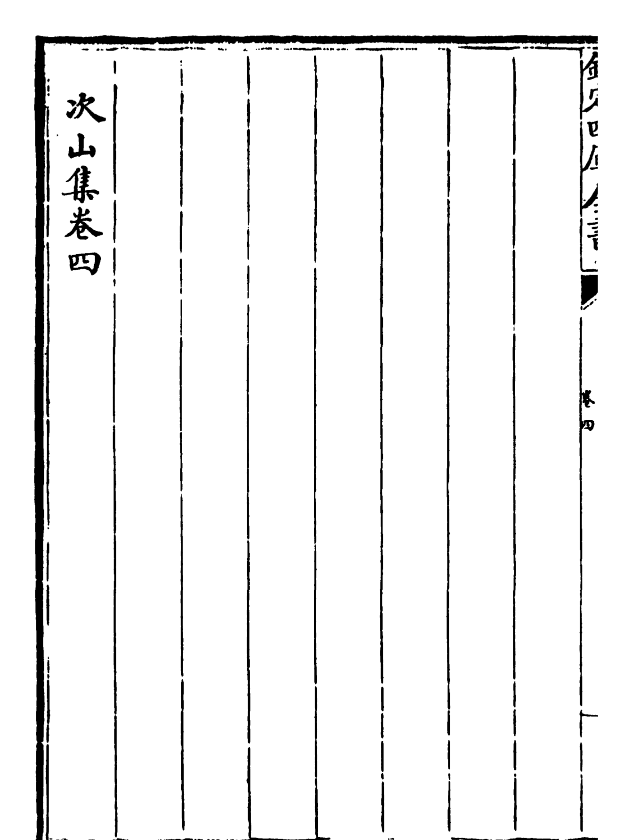
守吏相呼問姓名

千里楓林煙雨深無朝無暮有猿吟停橈靜聽曲中意

好是雲山韶濩音

零陵郡北湘水東浯溪形勝滿湘中溪口石顛堪自逸
誰能相伴作漁翁

下瀧船似入深淵上瀧船似欲昇天瀧南始到九疑郡
應絶高人乘興船



次山集卷四

次山集卷五

唐 元結 撰

引極三首有序

引極興也喻也引之言演極之言盡演意盡物引興極喻故曰引極

思元極

天曠漭莫郎反兮杳泱烏朗反茫氣浩浩兮色蒼蒼上何有

兮人不測積清寥兮成元極彼元極兮靈且異思一見兮藐（忙招反）難致思不從兮空自傷心惾（蘇遭反）悁兮意惶懷思假翼兮鸞鳳乘長風兮上[illegible]（古送反）揖元氣兮本深實餐至和兮永終日

望仙府

山鑿落兮[illegible]嶔岑雲溶溶兮木棽棽中何有兮人不覩遠歃差兮閟仙府彼仙府兮深且幽望一至兮藐無由望不從兮知如何心混混兮意渾和思假足兮虎豹超

阻絶兮淩�諸反教諮仙府兮從羽人餌五靈兮保清真

懐潛君

海浩淼兮汨洪溶流蘊蘊兮濤洶洶下何有兮人不聞深溢濟兮居潛君彼潛君兮聖且神思一見兮貌無因思不從兮空踟躕心回迷兮意縈紆思假鱗兮鯤龍激沉湖浪反浪兮奔從拜潛君兮索玄寶佩元符兮軌皇道

演興四首有序

商餘山有太靈古祠傳云豢龍氏祠大帝所立祠在

少餘西孔之下邑人修之以祈田予因為招祠訟閔之文以演輿辭曰

招太靈

招太靈兮山之顛山屹光兮水淪漣祠之襰洛代反隤壞也兮眇何年木脩脩兮草鮮鮮嗟魑魅兮淫厲自古昔兮崇祭禧太靈兮端清予顧致夫精誠久惄奴歷反兮恍恍虛龍反招捃擩郎丁反兮呼風風之聲兮起颾颾吹玄雲兮散而浮望太靈兮儼而安澹油溶兮都清閑

初祀

山之乳兮葺太祠木孫為桷兮木母榱雲纓為楣莫到反門樞之横梁兮懸木柄洞淵禪兮揭巍巍塗木蕑兮蒔市之反糅蔦被弱草兮禘礿聯佗許訖反渾洪兮馥闐闐管化石兮洞剡天翹修釤兮棹蕪叟靈巫謖力軌反兮舞頿千鳶天鯙羊至反字音皆未詳兮酒陽泉獻水芸兮飯霜秈相然反與太靈兮千萬年

訟木魅

登高峯兮俯幽谷心悴悴（倉卒反）兮念羣木見㯳栲兮相陰霞憐棱榕（上七林下余封）兮不豐茂見㯳梗之森梢閡㰍橎（上土恭下甫元）兮合蠹梋（以八反）橈橈（女教反）兮未堅椲（韋鬼反）桹桹（力唐反）兮可屈樒（美畢反）林樽（上而寸下兹損）兮不香拔丰茸兮已實豈元化之不均兮非雨露之偏殊諒理性之不等於順時兮不如瘱（於計反）吾心以寘想終念此兮不怡怡（徒充反以書義考之當作侗）于莫識天地之意兮顧截惡木之根傾梟獍之古巢取（闕）童以為薪剗大木使飛焰徯枯腐之燒

焚實非吾心之不仁惠也豈恥夫善惡之相紛且欲畚三河之膏壤稗濟水之清漣將封濉乎善木令橚橚息逐反以梴梴丑然反尚畏乎衆善之未茂兮為衆惡之所挑凌思聚義以為曹令敷扶以相勝取方所以柯如兮吾將出於南嵓求壽藤與燔木吾將出於東方祈有德而來歸輔神梩與堅香且憂顯之翩翩又愁獝以主反之奔馳及陰陽兮不和惡此土之失時令神梩兮不茂使堅香兮不滋重嗟惋兮何補毎齋心以精意切援祝於神

明冀感通於天地猶恐衆妖兮木魅魍魎兮山精上誤感於靈心經紿于言兮不聽敢引佩以指水誓吾心兮自明

閔嶺中郎丁反

登羣山以延想吾獨閔乎嶺中彼嶺中兮何有有天含之玉峰殊閟絶之極顛上閗崖乎翠茸欲採之以將壽眇不知夫所從大淵藴藴兮絶嶘士眼反岌岌非梯梁以通險當無路兮可入彼猛毒兮曹聚必憑託乎阻脩常

儗儗兮伺人又如何兮不愁彼妖精兮變怪必假見於風雨常閃閃而伺人又如何兮不苦欲仗仁兮託信將徑往兮不難久懹懹以㥬惋上力僧下鳥段却遲迴而永歎懼太靈兮不知以予心為永惟若不可乎遂巳吾終保夫直方則必蒙皮簚莫招反以為矢絃毋筱以周反以為弧化毒銅以為戟剌棘竹以為殳得猛烈之材獲與之而並驅且舂剌乎惡毒又引射夫妖怪盡羣類兮使無令善仁兮不害然後採棂榕以駕深收樅檍胡桂反兮梯險躋

予身之飄飄承予步之跌跌（以冉反）入岭中而登玉峰極闃絕而求翠葺將吾壽兮隨所從思未得兮馬如龍獨翳蔽於山顛久低回而愠瘀空仰訟於上玄彼至精兮必應寧古有而今無將與身而皆亡豈言之而已乎

七不如七篇（有序）

元子常自愧不如孩孺不如宵寐又不如病又不如醉有思慮不如靜而閑有喜愛不如忘其情及其甚也不如草木此意多顯於元子者或曰訂如是（他丁反）

不如則不如也不如如者止於此乎元子於是糸之

於人事績以淺反之於此喻始為七不如不如之義始

極也

第一

元子以為人之毒也毒於鄉毒於國毒於鳥獸毒於草

木不如毒其形毒其命毒其姻戚毒其家族者爾於戲

毒可頌也乎哉毒有甚焉何如

第二

元子以為人之媚也媚於時媚於君媚於朋友媚於鄉縣不如媚於廏媚於室媚於市肆媚於道路者爾於戲媚可頌也乎哉媚有甚焉何如

第三

元子以為人之詐也詐於忠詐於信詐於仁義詐於正直不如詐於愚詐於弱詐於貧賤詐於退讓者爾於戲詐可頌也乎哉詐有甚焉何如

第四

元子以為人之惑也惑於邪惑於佞惑於姦惡惑於兇暴不如惑於狂惑於誕惑於韺弄惑於諧戲者爾於戲惑可頌也乎哉惑有甚焉何如

第五

元子以為人之貪也貪於權貪於位貪於取求貪於聚積不如貪於德貪於道貪於閑和貪於靜順者爾於戲貪可頌也乎哉貪有甚焉何如

第六

元子以為人之溺也溺於聲溺於色溺於圓曲溺於妖安不如溺於仁溺於讓溺於方直溺於忠信者爾於戲溺可頌也乎哉溺有甚焉何如

第七

元子以為人之忍也忍於毒忍於媚忍於詐惑忍於貪溺不如忍於貧忍於苦忍於棄污忍於病廢者爾於戲忍可頌也乎哉忍有甚焉何如

訂古五篇　有序

天寶癸巳元子作訂古訂古前世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道於戲上古失之中古亂之至於近世有窮極凶惡者矣或曰欲如之何對曰將如之何吾且聞之訂之嗟之傷之泣而恨之而已也

第一

吾觀君臣之閒且有猜忌而閒疑懼其由禪讓革代之道誤也故後世有刼篡廢放之惡興焉嗚呼即有孤弱將安託哉即有功業將安保哉

第二

吾觀父子之際且有悲感而聞痛恨其由聽讒受亂之意感也故後世有幽毒囚殺之患起焉嗚呼即有深慈將安興哉即有至孝將安訴哉

第三

吾觀兄弟之中且有鬭爭而聞殘忍其由分國異家之教薄也故後世有陰謀誅戮之害生焉嗚呼即有友悌將安用哉即有恭順將安全哉

第四

吾觀夫婦之道且有寃怨而閨嫌妬其由耽淫惑亂之情多也故後世有滅身亡家之禍發焉嗚呼即有信義將安及哉即有柔順將安守哉

第五

吾觀朋友之義且有邪詐而閧忌患其由趨勢近利之心甚也故後世有窮凶極害之刑生焉嗚呼即有節分將安與哉即有方正將安容哉

自述三篇 有序

天寶庚寅元子初習靜于商餘人聞之非非曰此在者也見則茫然無幾人聞之是是曰此學者也見則猗然及三年人聞之參參曰此隱者也見則崖然有惑而問曰子其隱乎對曰吾豈隱者邪愚者也窮而然爾或者不喻遂為述時命以辯之先曾為述居一篇因刊而次之總命曰自述

述時

昔隋氏逆天地之道絶生人之命使怨痛之聲滿于四海四海之内隋人未老隋社未安而隋國已亡何哉奢淫暴虐昏惑而已烝人苦之上訴皇天皇天有命於我國家六葉于兹高皇至勤文皇至明身鑒隋室不敢滿溢清儉之深聽察之至仁惠之極泱泱洋洋為萬代則聖皇承之不言而化四十餘年天下太平禮樂化於戎夷慈惠及於草木雖奴隸蟲類亦能誦周公孔父之書説陶唐虞夏之道至於歌頌謳吟婦人童子皆紓性情

美辭韻指詠時物與絲竹諧會綺羅當稱況世貴之士博學君子其文學聲望安得不顯聞於當時也哉故冠冕之士傾當時大利軒車之士富當時大農由此知官不勝人逸於司領使秩次不能損又休罷以抑之尚駢肩累趾授任不暇予愚愚者亦當預焉日覺抵塞厭於無用乃以因慕古人清和縕純周周仲仲瘱於計反然全真上全忠孝下盡仁信內順元化外娭大和足矣如戚促蚩諸稱脂反封蒙過滅慕為朝貴心所不喜亦由金可

鎔不可使爲汙腐水可濁不可使爲塵糞然巳鄙語曰愚者似直弱者似仁予殆有之夫復何疑

述命

元子嘗問命於清惠先生先生曰子欲知命不如平心平心不如忘情㖂如酌反敬言也曰幸先生教之先生曰夫平心能正是非忘情能滅有無子何先焉曰請先忘情先生曰子見草木乎子見天地乎草木無心也天地無情也而四時自化雨露自均根柢自深枝幹自茂如是天

地豈醜授而成哉草木豈憂求而生哉人之命也亦由是矣若夭若壽若貴若賤烏可強哉不可強也不可強也不如忘情忘情當學草木嗚呼上皇強化天下天下化之養之以道德道德偽薄天下亦從而偽薄嗚呼後王急濟天下天下從之救之以權宜權宜侈惡天下亦從而侈惡故赴貪徇紛急之風以至于今聖賢者兢兢然猶傷命性愚惑者愚愚然遂忘家國其由不審不通醜授憂求而已子不喻乎

述居

天寶庚寅元子得商餘之山山東有谷曰餘中谷東有山曰少餘山谷中有田可耕藝者三數夫一夫百畝有泉停浸可畦稻者數十畝泉東南合肥溪溪源在少餘山下溪流出谷與潨職隆反水合滙于滍將成所居故人李才聞而來會乃歎曰吾未始知夫子之所至焉今知之矣吾聞在貧思富在賤思貴人之常情也聖賢所有然而知貧賤不可苟免富貴不可苟取上順時命乘道御和

下守虚澹修巳推分稱君子者始不公爭乃相與占山泉闢榛莽依山腹近泉源始為亭廡始作堂宇因而習靜適自保閑夫人生於世如行長道所行有極而道無窮奔走不停夫然何適予當乗時和望年豐耕藝山田兼備藥石與兄弟承歡於膝下與朋友和樂於琴酒寥然順命不為物累亦自得之分在於此也

次山集卷五